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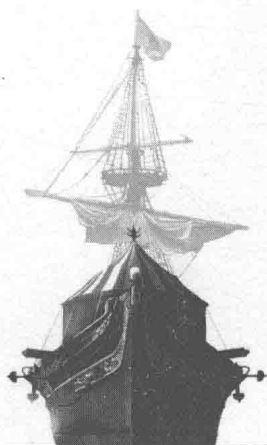
少年与狮族的奇幻之旅·自由与梦想的冒险之途

L I O N B O Y

驯狮少年¹

逃出马戏团

(英) 祖祖·科德◎著 王晓婷◎译



LION BOY

驯狮少年^①

逃出马戏团

(英) 祖祖·科德◎著 王晓娣◎译

版权登记号：01-2013-613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驯狮少年. 1, 逃出马戏团 / (英) 科德著; 王晓娣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43-4133-1

I. ①驯… II. ①科… ②王…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9923号

LION BOY

by Zizou Corder

Copyright © 2003 by Zizou Corder

作 者 (英) 祖祖·科德
译 者 王晓娣
责任编辑 赵 妮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133-1
定 价 33.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前 言

亲爱的小读者：

没有人能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

可是我们能知道什么事情不会发生。

例如：

东方快车不会从奥斯特里茨车站出发。它一直都是从巴黎东站出发。

塞纳河的宽度承载不了塞斯号，塞斯号也无法到达鲁昂。

我不确定世界上谁会说猫语。不过，我同样也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有人会说。

除此之外，这个故事还是比较真实的，或者从某种程度来说，是真实的。

献上我最真诚的祝福，希望你们能喜欢这套书。

祖祖·科德



查理的家

伦敦

泰晤士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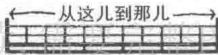
勒阿弗尔

翁弗勒

瑞米耶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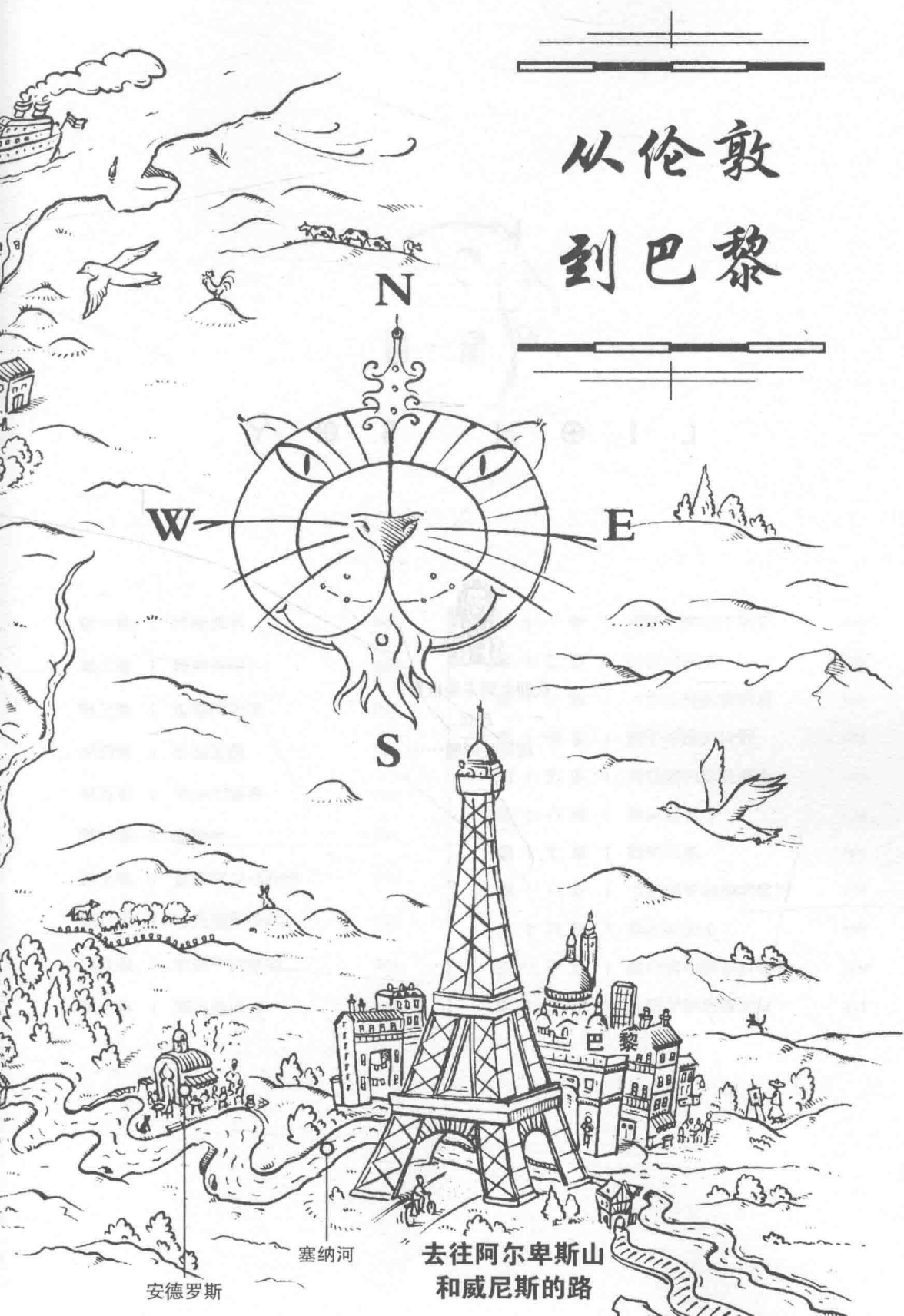
鲁昂

英吉利海峡

此比例尺:  一条很远的路

www.ertongbook.com

从伦敦 到巴黎



塞纳河

安德罗斯

去往阿尔卑斯山
和威尼斯的路



第一章 神秘血书	001	第十一章 痛哭流涕的法国猫	092
第二章 离奇失踪	007	第十二章 讨好虎斑猫	103
第三章 拉菲的阴谋	016	第十三章 一本正经的谢尔盖	110
第四章 密谋逃跑	022	第十四章 狮子军团的计划	127
第五章 奇怪的噪声	029	第十五章 马戏团的非凡演出	141
第六章 塞斯号	035	第十六章 再见拉菲	150
第七章 皇家漂流马戏团	044	第十七章 隐秘出逃	160
第八章 成为驯狮少年	059	第十八章 考柏瑞希封闭度假村	177
第九章 老狮子的绝望	071	第十九章 鲍尔斯国王	190
第十章 蒸汽笛风琴	080	第二十章 暴风雪中的东方快车	200
		第二十一章 与狮子的患难之交	211



第一章 神秘血书

九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查理的妈妈爬到后院的梯子上修剪墙上的花花草草。查理并不理解妈妈在做什么，他其实也不怎么关心。他只不过对后院的花园很感兴趣，因为那里充满了浓郁的甜柠檬味的花香，后墙边上还有一棵大圣诞树，上面装点着亮闪闪的银色饰品。隆冬时节，等到花园里那些绿色的、紫色的果实丰收了，查理就会把它们拿到市场上去卖。他也很喜欢跑到远处的树林和废墟里转悠，顺着小河边一路向下游走去，和居住在那里的猫咪聊聊天。尽管查理并不在意妈妈爬上梯子做了些什么，可当他听到妈妈的尖叫声，以及她一连串的粗话时，他还是赶紧跑过去看个究竟。

查理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妈妈狼狈地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四肢着地，彻底摔了个狗啃泥，她漂亮的红头发乱七八糟地散落在脸上，脸色惨白，身上还挂着些香气扑鼻的花草。

“我真是太蠢了，太蠢了呀！”她低声说。

查理赶紧说：“不，你才不蠢呢。”他弯腰伸手将妈妈拉了起来，“如果你蠢的话，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位教授呢？”

她说：“可你知道，聪明人有时也会办糊涂事，我们进屋吧。”

她一瘸一拐地走进屋，查理跟在后面。他有点儿担心，但说实话也没有特别

担心，因为他坚信，妈妈是世界上最强大、最聪明、最勇敢的人，当然还不能跟爸爸比。可如果世界上有谁能发明出一样东西，可以让人不从梯子上摔下来的话，那么肯定有妈妈一个。

“哦哦哦哦！”她疼得直叫，查理把可以治疗跌打损伤的山金车药膏递给她，还有一块巧克力饼干和一小瓶她自己在实验室秘制的治疗脑震荡的药。那瓶药闻起来很舒服，有股白兰地的香味，以及冬季里草药的味道。

“最好还是看一下。”她边说边小心翼翼地脱下长皮裤，这条裤子是她去室外工作的时候经常穿的。

“哦！”他们两个同时发出感叹，只见她的腿磨破了皮，露出鲜红的伤口，小腿红肿，还有几道很恐怖的大口子。查理将一块干净的纱布递给妈妈，她接过纱布轻拍着伤口。

“给我拿一些止血药水，要 27 号红药水，就在架子上。”说着，她把实验室的钥匙交给查理。查理接过钥匙，笑了。

查理的妈妈是玛格达伦·斯塔特教授，医学博士，她的研究涉及 PQRST、LPO、TP^① 等一切复杂的医学术语。因为她的工作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她的实验室一直按照政府的严格规定上锁（也就是帝国的命令），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关于这个实验室的事。当然，这并不包括查理的爸爸，阿纳巴·艾山迪，他是加纳^② 阿克拉大学（目前这所大学仅次于伦敦大学）热带植物学的博士，他掌握所有阿肯族部落的事情，也很了解狮子，因为他要和狮子一起工作。查理的爸爸还非常了解西非植物，他不但知道那些植物的用处，还知道如何能使它们茁壮成长。

“同样一件事情，你妈妈和我会用不同的方法去探索。”爸爸曾经说过，“虽然方法不同，但我们的知识体系可都堪称完美。”

查理接过钥匙时感到非常自豪。这些日子，他每天都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而这些事情可以向爸爸妈妈证明自己已经长大了。就像去年的圣诞节，他们允许

① PQRST，描述心电图波型的一种方式；LPO，过氧化脂质；TP，总蛋白。这些都是医学术语。

② 加纳是非洲西部的一个国家，它的首都在阿克拉。

他独自一人去市场上摆摊儿，卖些新鲜的水果；回来后，又允许他外出一段时间，去喷泉边儿上喝点儿果子露，和其他大一点儿的孩子踢踢足球，或者玩宝石棋游戏。而现在，妈妈又允许他去实验室取药水，这个感觉实在太好了，一种已经长大成人的感觉。

妈妈面带微笑地提醒说：“记住，药水在门边的架子上。”

当然在那里。查理以前就已经去过实验室了。其实当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们一家从非洲搬到了伦敦。那时候，他基本上就住在实验室里。妈妈工作时，她的燃烧器皿和电脑屏幕之间漂浮着混合的气味，查理就被搁在一条灯笼裤里，而裤子挂在一个滑轮架子上。有一次，他蹬着小脚，挪着胳膊，让自己藏到桌子底下去了，妈妈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儿。他超爱实验室里那些挂在滑轮架子上的灯笼裤。

他很爱这个实验室。因为实验室在后院的一个单独的小棚屋里，这让它看起来像是世外桃源。查理推开了门，一股香气扑鼻而来，那是介于烤蛋糕和旧书刊的味道之间的一种浓烈的香气，可在这种香气之下，是所有科学实验冰冷的气味。实验室的墙已经很旧了，墙上镶嵌着精心打磨好的深黑色的木头。工作台左边是晶莹剔透的钢制玻璃橱柜、最精确的新型图像显示器和仪器设备，再左边是一个大型的旧木桌，桌子上除了摆着一个巨大的地球仪以外，什么也没有放，墙上挂着一捆干草药，地球仪就摆在它下面。再往里的墙边堆满了一架子一架子的书：有古代皮面装订巨著、彩色的平装书、时髦的精装本，还有被小心地堆积在一起的卷紧的羊皮纸；另外，墙那边还堆着存满信息的 CD、DVD、铬彩色光盘和需要用老式唱机才能播放的老旧的黑胶唱片。对查理来说，这个实验室应有尽有，藏着世界上所有的知识，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它们都在妈妈的实验室里；如果有什么你在这里没有找到的话，那就说明它们压根儿就不存在。

门边摆着一个高高的木头架子，它是由一排排的隔板组成的。每一层的隔板上都摆着一排很小巧的彩色玻璃瓶，木头架子前摆着一个木质吧台。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那些颜色并不是玻璃瓶的颜色，而是瓶子里药水的颜色，它们被排列得像一道彩虹，赤橙黄绿青蓝紫。查理伸长脖子，从顶层左手边开始找 27 号红色药水，他沿着一层层的架子仔细寻找。哈，找到了，它在那儿：是一

种深红色的药水，像血一样的颜色，只是并没有血液那么厚重的质感。查理伸手去拿药水。完成了妈妈交代的任务之后，他很不舍地看了看实验室，然后赶紧跑去厨房，把药水拿给妈妈。

“谢谢你，亲爱的。”她拧开药水瓶盖，迟疑地滴了一滴药水在她还在流血的伤口上。

然后，她突然说：“给我拿支笔和一张纸。”

查理取了一支他们每天都会用的强旋玻璃笔，一瓶菜绿色的墨水和一个废弃的信封。

“要正规点儿的纸，查理。”她说。于是，查理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干净的羊皮纸给她。

妈妈支撑着站起来，慢慢地活动，但还是碰到了伤口，有一点儿血液从皮肤里渗透出来。然而她并不在意。她把腿抬起来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像是在做瑜伽或是芭蕾。羊皮纸就放在厨房桌子上，墨水被放在一边。妈妈拿着威尼斯玻璃笔，小心地将笔尖沾在她伤口的血液上。

查理屏气凝神。

她对查理说：“不用担心，我只是突然想到了一些事情。”

他仍然聚精会神地看着，觉得好像马上会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

妈妈开始写字了，她把尖利的笔尖沾在她最深的伤口上，这样便有足够的血液够她完成一个完整的、简洁的段落，最后，她还签好了名字。

查理感到有些害怕，他问：“这是什么？”

她说：“你一会儿就知道了。”她轻轻地抖动羊皮纸，只见纸上那深红色的字迹变成了精致的深棕色。它看起来就像是被某位全能的、长眠已久的国王或是王妃施了法术，变成了神奇的文字、一段古老的咒语或法令。

“我把它藏在这里。”她边说边把它卷起来，然后迅速地捆上，藏在梳妆台的顶层，放在了她和阿纳巴去威尼斯度蜜月的照片后面。“那个……查理，”她停下来看着他，蓝色眼眸清澈坚定，“如果你必须离开这里去别的什么地方，千万别忘了把它带在身边。”

查理突然有种强烈的使命感涌上心头。妈妈的意思并不是让他把它带到浴室，或者回卧室睡觉的时候带着它。她的意思是要他把它带到更广阔、更重要的地方。有时，查理会有这样的感觉，在他身边的另一个维度里，一定存在着一个成年人，因为爸爸妈妈讲的话好像并不是对他说的；那些让他记住和处理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小孩子应该做的啊。不久前，他已经淡忘了这种感觉，他们忙自己事情的时候，查理会读读书，再吃些饼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照顾好自己。但是，最近……最近这段时间，他发觉，他们会在他们睡觉之后，在楼下谈论许多事情，轻声细语地接听许许多多的电话，打完电话后还愁眉不展。他确信，那时妈妈的神情和今天这突如其来的神秘血书，是源于同样一件事情。

就在这时，一阵嘹亮的歌声响起，查理的爸爸回来了，他唱着一首讲述晚餐的加纳歌曲。查理的爸爸在无事可做的时候就会哼唱这首歌。“*Tuwe tuwe, mamuna tuwe tuwe. Abosom dar ama dawa dawa, tuwe tuwe...*”^① 他的嗓门很大，只要他一走上这条街道，你就会听见他的歌声。他迈着大步穿过花园，拿出一大串的钥匙准备开门，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注意到门根本就没有上锁。“一，二，三！”查理在心里数着，他的时间算得刚刚好，刚数完三下，他就听见爸爸雄厚的声音再次响起：“嗨，嗨，我可爱的家人都在哪儿呢？”

阿纳巴之歌

传统爵士乐



① 一首用加纳通行的特维语演唱的传统儿歌，歌词由英语音译过来，大意未知。

查理的爸爸，是个大块头。不过不是你想的那种普通意义的大个子，而是真正的大块头。他的爸爸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巨人，但是查理觉得，他爸爸可能有巨人的基因，这种想法有时会令他有些担心。因为，如果他爸爸拥有巨人的基因，那么他也应该遗传了巨人的基因，这就使得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嘿，小伙子，你现在是个大孩子了，正在变得和你爸爸一样又高又帅”变成另一码事儿了。因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查理很自豪，也很开心自己的皮肤是棕色的，他综合了爸爸的黑皮肤和妈妈的白皮肤，但是，他不是很确定自己是不是也要成为像爸爸妈妈那样的巨人才好。

以前，查理在博物馆里看到过一副古希腊时期的盔甲，那是按照人的身形做的护甲，所有人体肌肉的形状，甚至是肚脐的凹凸部位都用青铜压制，跟他爸爸光着身子的样子一模一样。他的爸爸有一双健壮的手臂，手臂上的血管突起，就像是地图上一条条的河流；他有两条结实的大腿，肩膀壮得像是一个小棚屋，他的脖子就像是一棵小树，走起路来抬头挺胸，路上的人看见这么高大的人微笑经过都会给他让出一条路来，然后在他身后驻足观看。当他的眼睛里没了笑意，嘴巴也严肃起来的时候，那样子会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人。然而，当他绽开微笑，露出一排小白牙，眼睛弯成月牙状，脸颊变得像个小苹果，他看起来就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们在厨房里呢。”妈妈对他喊。

查理喊道：“妈妈摔伤了。”

“不，我没有，”妈妈把止血药水滴到了伤口上。

后来，那个夜晚就变成了一段甜蜜的时光，妈妈躺着讲笑话，爸爸做晚饭，查理因为星期天没有作业就一直看《辛普森一家》，直到很晚才睡。他把羊皮纸血书的事全忘了，再也没有想过这件事。直到六个月以后，当他回到家里，发现爸爸妈妈消失不见了，他才又记起了这件很奇怪的事。



第二章 离奇失踪

六个月以后。

查理跟着杰罗姆哥哥学习阿拉伯语、拉丁语、数学、音乐和人类飞行史，这么多的课程真的令他很头疼。妈妈说，他跟家庭教师会学到更多的知识。当然，妈妈说的是对的，不过，他有时也想在课堂上找找乐子，就像他在故事里读到的那样，可是要想疯玩，他一个人怎么能行呢？这天，杰罗姆哥哥的课程结束后，他便跑到喷泉边，打算和学校里的孩子们踢踢球。他想，史蒂夫·昂斯沃斯可能会在那儿，如果他没在那儿，至少，洛洛和杰克，或者贝克家的兄弟和乔·洛克哈特也会在那儿。

可是他们几个谁都没在，只有拉菲·萨德勒在那儿。他倚靠着一棵树，冲着比他小的几个孩子点了点头，把他们叫到了身边，并低声对他们说了什么。拉菲肯定不是学生了，他的年龄已经不可以被称作是少年了，但是他还不是成年人。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拉菲。他梳着时髦的黑发，人又高大，又帅气，当他看着你时，你会发现他浓密的睫毛下有一双漂亮的棕色大眼睛，他那睫毛像极了少女的睫毛，当然，没有一个人敢对他这样说。他穿了一件长款皮夹克，剃了一撮有趣的小胡子。按说，他的年龄不应该留胡子，而且他的胡子看上去也不太好。他总是很有钱，大人们经常会怀疑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

今天，拉菲想要在喷泉边小踢一会儿球，他加入了比赛。大家都让着他，没有人敢去抢他的球，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很健壮，还因为拉菲是他们那一带的头儿。不一会儿，他就不玩了，背靠着大树打电话。有时候，查理也很期待拉菲把自己叫过去，但是拉菲从来没有注意过查理。

踢完球，大家都很热，他们从一个推着白色木推车的人那里买了樱桃果子露。那个人用高高的玻璃杯，装入许多的甜樱桃，再倒上一壶甘蔗露，这样制作出来的樱桃果子露美味可口，含着泡沫入口，会感觉冰冰凉凉的。拉菲手下的一个男孩，递了一杯樱桃果子露给他，可他没有理会，反而冲着查理走了过去。

“头发剪得很好看。”他说。查理的妈妈前天刚给他剪的头，这次，她为查理设计了新发型：像是拥有同一个胃的两条鳄鱼趴在了他的头顶。每一条鳄鱼都有一个头、一条尾巴和四只腿，但是他们排列成一个X的形状，这个X的中央便是他们的胃。这个头形看起来就像是来自非洲加纳的阿丁克拉族古老的文化符号：虽然两只鳄鱼用不同的嘴进食，但是他们之间有着同一个胃。

“谢谢！”查理说道，他对拉菲主动跟他说话这事感到很惊讶。拉菲从来都没有跟他讲过一句话。过去，查理的爸爸妈妈认识拉菲的妈妈玛莎，不过，查理只知道拉菲单独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几年前，拉菲惹了麻烦，离开了学校。他还知道拉菲绝不是会跟他说话的那种人。这些就是查理所了解的拉菲的全部。

查理想不出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可以继续和拉菲聊。他只好又冲他微笑了一下，然后友善地点了点头。最后，拉菲就这样离开了，查理感到自己非常地困，垂头丧气地往家走。

夕阳西下，走在回家的路上，他闻到了夜间河水冰凉的潮气，还有人们晚间做饭的香味，可两种气味混合在一起，却闻起来有种烧木头和大蒜的气味。他拐进街道，前院花园的树上挂满了鲜花。查理非常好奇今天晚饭吃什么，他期待着晚餐还能有些早上吃剩下的樱桃。可令他非常沮丧的是，现在已经过了盛产樱桃的季节，不过，不久后花园里将会结满草莓，那还是很让人期待的。而且，谁知道会不会有一整船的水果从南方运过来呢？当他快步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幻想着，每年无论什么季节，都能吃到各种各样的水果……啊哈，那真是太好啦！那

样的话，现在这个时节，还可以吃到樱桃。

他走到前院花园，竟然发现前门是锁着的。屋里关着灯，也没有飘香的气味传出来。他敲了敲门，没有人答应。他透过玻璃窗向屋里张望，在昏暗的光线下，什么也看不清楚，但是他可以确定的是，屋子里没有人走动。

查理绕到后门。后门也上着锁，屋内漆黑一片。他敲了敲门，没有人回应。他把视线转向周围的墙，想看看墙上有没有猫，如果哪只猫看到了爸爸妈妈，他们就可以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却看到了一件令他心生恐惧的事——妈妈实验室的门竟然开着！它不仅仅是没有像往常一样上着锁，还大敞着。

他盯着实验室的门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走过去，小心地向实验室里面张望。他边看边想，如果里面有任何不速之客的话，他们一定会把门关严，然后躲藏起来，所以，就此判断的话，里面应该不会有不速之客。这么说来，如果里面有人的话，那就应该是妈妈。所以，查理继续仔细地观察实验室里面的情况。

一个人也没有！每一样东西都维持着原样，只是门敞开着，实验室空着，这一点真是太不寻常了。

查理退回到院子里。他小心翼翼地将实验室的门关上。至少现在这样，它看起来是正常的了，就像你要去找爸爸妈妈共进晚餐，结果却发现他们的房间黑漆漆的，锁着门，这并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就在这时，查理感觉有一大团毛茸茸的东西缠住了他的脚，他向下看了看，那是经常会在废墟中出没的，一只瘦瘦小小的、很有个性的大耳朵猫。他蹲下来和她说话，因为他知道不能把那些猫抱起来，他们不喜欢被抱着。

“嗨，佩特拉！”他说道。

“她抖（走）啦！”猫用特别愤怒的声音说道。

“去哪里啦？”查理立即问道。

“我不几（知）道！”在落日余晖中她瞪大黄色双眸说，“是从河边抖（走）的。有一些笨蛋看见了。好在那些笨蛋还知道让河边的猫好好留意他们。不过，现在还没有听到什么消息。”

这些猫总是不和，所以，查理并没有在意她口中的“笨蛋”。

他问佩特拉：“你说的他们是谁？”

佩特拉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你妈妈，”她说，“还有一些人类。”她跳到查理够不到的高墙上，她的尾巴轻轻摆动，在黄昏中跃起一道灰色的弧线，她再次轻轻地说“是人类”，然后便消失不见了。

查理在台阶上坐下，他感到很难受。他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妈妈跟着一些人在河边消失了，而且，就连久居在那里的猫都不认识那些人。

理清下思路，他告诉自己，一定要理清思路。查理甚至无法让自己思路清晰，保持冷静，更别说是好好地去追踪那些带走妈妈的人了。他现在只有两个想法：一是他非常不喜欢这件不寻常的事，二是爸爸也许知道这件事。

查理把手伸进包里，仔细地翻找手机，当他不小心碰到手机时，手机屏幕亮了起来，像夏日里的海水一样清澈、碧绿。他把手机拿了出来，按了爸爸的电话号码。可是，一段英语的电脑录音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内，请您稍后再拨。您所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内，请您稍后再拨……”查理挂断电话，蜷在台阶上。

也许，爸爸这时候在火车上，所以，他的电话无法接通。一定是这样的。查理心想，我要去车站，或许路上就能碰见他，要不我也可以在车站等他，他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在这个令人安慰的想法没有破灭之前，查理跳了起来，绕到房子前面，走出花园来到街上。街上有很多人，所有人都与他的方向相反：他们大多是下了班回家，从车站出来的。他逆着人流来到集市，那里的商铺、店铺还在营业，门口有小灯装饰，为疲惫的上班族提供最后的零食。远处的喷泉边，几只绵羊在羊圈里哀号，那声音为这喧闹拥挤的市场平添了几分悲伤。在这一片黑暗中，所有熟悉的事情变得那么不同，查理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种感觉。他不希望撞见任何酒鬼，跟那些吵闹的、走路踉跄的酒鬼们是说不清道理的，他们一身酒味，还会随时在你面前出现。车站旁一个路灯下，一缕橘黄色的灯光洒落下来，查理幽幽地站在